

意外：起始义“V上”的语用意义^①

郭晓麟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速成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现代汉语起始义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表达，比如“V上、V开、V起来、开始V”。这些不同的起始义标记之间存在着语用差异。本文认为“V上”的核心语用意义为“意外”。意外之义使结构获得了评论性和否定性特点，从而又间接影响到结构的分布和句法特征。

[关键词]“V上”；语用意义；意外；评论；否定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65 (2018) 04-0013-08

零、引言

现代汉语中“V上”^②除了趋向义、结果义，还可以表达起始义。例如：

①那天领完了工资，在饭馆喝了半斤老白干，出了饭馆一上马路他就唱上了，前后左右围了好几十人。（相声《马路红》）

除了“V上”，起始义还可以通过其他语法或者词汇手段表达，如“V开、V起来^③、开始V”。例如：

②（剧务点不着灯笼）田副团长演穆仁智，他灵机一动，在幕后唱开了：“讨租，讨租——快给我灯笼。……”（杨昭仁《中国兄弟连》）

③队长心明眼亮，喊了一声：“刘川，你怎么不唱？”刘川这才强打精神，出声地唱起来了。（海岩《阳光像花一样绽放》）

④这位流浪艺人……每到一处，就是把帽子放在地上，开始唱歌，听凭人们放下小钱。（毕淑敏《七种游戏》）

有关此类结构学界虽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但着力较多的是“起来”，“上、开、开始”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专门针对其差异性的研究，仅散见于几部著作和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角度多限于分布和动词类别的对比。但不同标记表达特点的厘清，无论对于理论语法界还是教学语法界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般认为，体的表达包含诸多的语用因素。有关这种观点，前人多有论述，比如 Hopper (1982) 指出，“体的概念从根本讲不是一个狭义的语义概念，而是一个话语-语用概念”；陈前瑞（2008）认为“对于汉语这种不具有强制性体貌标记的语言来说，话语或语用的因素

①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7ZDA307）和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7YJ080307）资助。

② 本文中的“V”指谓词，不限于动词。

③ 本文中的“V起来”暂不包括“起、起……来”。

更值得研究”；左思民(1997)认为，“有时候，所谓的体的语法意义其实是语用性质的意义”。体标记的语用考察不仅限于汉语本体的研究，曲卫国(1994)把英语现在完成体看成是“语用推理的触发器”。

依据上述思路，我们相信，不同起始义表达手段之间存在着语用差异。我们有志于厘清此类标记的语用功能。我们认为，每一个起始标记都具备一个典型语用特征，其他的种种差异性表现都与此相关。我们将在系列文章中逐一进行确定，以此达到区别的目的。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V上”。

“V上”使用频率非常低，我们全面检索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口语语料库近1000万字的当代文学及当代口语语料，转写了11部电视剧的相关语料，共得到244条“V上”用例，加上所收集的4条日常对话用例，共计248例，以此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文中对比所用294条“V开”用例出自1000万字当代语料；336例“V起来”以及246例“开始V”用例则出自140万字王朔小说语料。

一、“V上”的分布特点

“V上”的使用频率非常低。比如在王朔小说语料中，“上、开、起来、开始”四种标记出现的例数分别为11、8、336、246。“V上”平均10万字不足1例，与“起来、开始”相差悬殊。不过在31.6万字的相声语料中，四类例数变为40、3、36、3，其中“V上”又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平均1万字出现1.3例。同一结构在不同属性语料中使用频率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让我们对其语用特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1 语体分布及信息表达

“V上”具有较强的对话语体倾向。“上、开、起来、开始”四种标记用于对话语体的比例分别为：61.7%、10.2%、9.8%、16.3%。“V上”远超其他三类。

在叙述语体中，“V上”更多地用于背景信息的表达。例如：

⑤工棚里，建国爹已跟包工头套上了近乎，边给那人递烟边说：“这位大哥，俺儿，你多给照应着点儿。”满脸的讨好和谦卑。（王海鸰《新结婚时代》）

“递烟一说”表达连续的具体动作，传达前景信息；“套近乎”则是对该系列动作的评论性内容，是背景信息。“上、开、起来、开始”四种标记用于背景信息表达比例分别为：76.8%、34.8%、51.2%、50%。相对而言，其他三个标记更常表达前景信息。例如：

⑥她头晕站不住，倒在了床上，安静了一会儿，睁开眼，见我还站在一旁，便骂开：“……”（王朔《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⑦于观注视着赵尧舜，笑起来：“……”（王朔《顽主》）

⑧大家坐定，码好牌，立好规矩，开始玩。（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1.2 结构中的谓词类型

能出现在“V上”结构中“上”前的谓词包括这样一些语义类型：A.身体活动类：瞪、唱、吃、比划、喝、跳等；B.言说类：说、嚷、喊、念、问等；C.自然现象类：刮（风）、下（雨）等。D.心理活动类：犯疑惑、生气、怀疑、盼等；E.性质类：忙、拧巴、死心眼、气急败坏等；F.社会行为类：谈（恋爱）、做（检讨）、交（朋友）、混等。在上述语义类型中，其中A-C三类谓词所表达的行为状态是直观可感的，共有83例；D-F三类谓词则是非直观

性的^①，共165例。后者比例较高。

按照郭锐(1993)对过程结构类型考察，248个谓词有247个是双限谓词，1个前限谓词，不存在无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类型。按照Z. Vendler(1967)的情状类型，“上”前谓词基本为活动类和状态类，有一例达成类，不存在完结类。这与很多研究的看法是一致的：“上”前谓词应具有过程性。

二、“V上”的“意外”之义

语料考察发现，“V上”普遍包含意外义。248例中有241个含意外义。所谓意外，是指事实出乎言者的预期。这种预期可以是基于个体心理期望形成的，也可以是基于社会规范形成的。前者如言者希望对方休息，而对方“又干上活了”，该行为使言者感到意外；后者比如情侣在大街上就“搂抱上了”，则是因违反社会规范而使言者感到意外。语料中前者多于后者，比例是181:60。例如：

⑨(张大民和张二民吵架)母亲说怎么了怎么又掐上了！(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⑩净听说小秘傍大款，这回你一大老爷们也傍上大款啦！(电视剧《我爱我家》)

2.1 意外性的体现

意外性可以体现在动作行为本身(172例)，也可以体现在不同概念成分上，如主体、时间、速度、场所、对象及相关结果等(共69例)。例如：

⑪你还真绝上食了是吧！(行为)(海岩《阳光像花一样绽放》)

⑫团长还没赶我走呢，你就赶上了？(主体)(都梁《亮剑》)

⑬你这儿还没起床，他那儿唱上了。(时间)(日常对话)

⑭嗨，刚来几天呀，就给政委拍上啦？(速度)(都梁《亮剑》)

⑮(甄好辞职在自家店里帮忙)顾客：你怎么在家忙上了？(场所)(电视剧《嫁个老公过日子》)

⑯玩玩机枪、冲锋枪也就罢了，怎么他娘的炮也玩上了？(对象)(电视剧《亮剑》)

⑰姑娘本来梳大辫子，但一缝上活儿，吃上这碗饭，姑娘也得梳上疙瘩髻。(结果)(陈珂《夜幕下的哈尔滨》)

2.2 意外义的验证

情态副词“居然、竟然”表达“事态的发展出乎说话人意料之外”(杉村博文1998)，可以作为检验句子意外义的标准。上述诸例中，除了例⑰要考虑位置问题，其他都可以在“V上”前加上“居然、竟然”而基本不改变句义，如“你还居然真绝上食了、你居然就赶上了、他那儿居然唱上了……”。

共现副词也可以验证意外义的存在。172例“V上”前带有如下副词：就、又、还、也、都、已、倒、却、可、还是(其中“就、又”分别占59、50例)。这些副词大多可以表达情况的意外出现。例如：

⑱今儿咱们是严肃地探讨问题，冯老师还没开讲，你怎么就捧上了？(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⑲最近，好像是《北京晚报》说张艺谋出任了一个模特大赛的评委，保不齐他哪天又玩上服装了，也弄个张艺谋的名牌系列。(王朔《美人赠我蒙汗药》)

^① 我们把F类谓词归为非直观类，是因为此类谓词所表达的概念结构往往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框架性事件，其感知过程需要激活言谈双方已有的认知模型。

三、“V上”的评论性

对主体行为意外性的指出，其实就是对其性质的认定过程。这也决定了结构具有较强的评论性特点。评论性与意外性的关联比较直接：意料中的行为一般很难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而意外的出现则很容易招致关注，并引发人们对其性质或相关事件的猜测与判断。语料中共有224例带有评论性。比如下例⑩，爸爸将奶奶的言语定性为“八卦”。例如：

⑩奶奶：那林佳一她到底是你跟谁的孩子呀？

爸爸：妈，您怎么也八卦上了？（电视剧《守护丽人》）

3.1 评论的表达

评论有直接和间接两种表达方式，实现的途径也有差异，表现如下：

（1）直接评论：“上”前谓词不表达具体可感的动作行为，而是对性质的直接认定。共71例。包括两类：一是对行为性质的主观认定，多为DE两类谓词，如上例的“八卦”、下例的“黑”；一是对相关事件的主观推测，谓词为F类。这种推测也是为主体行为寻找合理解释的过程。如例⑫的“谈恋爱、过日子”，是由一男一女床铺相连的意外场景推测出的相关事件。例如：

⑪（唐元豹对着枣树练功夫，李大妈质问）我说元豹，你干嘛老跟它过不去？见天一顿毒打。……打你黑上它，它就没结过枣儿，净招腻虫了。（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

⑫方圆看看高纯的床铺，又歪头看看隔壁金葵的床铺，笑着疑问：“你们现在是异性合租啊还是谈上恋爱了？”见两人不语，方圆故作惊奇：“哟，不是都一块过上日子了吧！孤男寡女这也够快……”（海岩《舞者》）

（2）间接评论：谓词表达具体可感的动作行为，通过对所含意外因素的指出，间接传达评论内容。共153例。谓词多为A-C三类。此类评论的编码和解码都需要通过推导进行。推导的渠道有二：一是通过不同性质行为的对比进行，例⑬刚才“挺横”，现在“结巴上了”，意味着心虚；一是通过与已有认知模型的比对进行，例⑭作为导演而“玩上服装”，是不务正业；例⑮起名字“跟几何图形干上了”，证明其不专业。有时上下文出现直接评论内容，“V上”就成为定性证据，如例⑯“好开会”是评论，“吃着饭就开上会”是证据。例如：

⑬小米：（无助）我……

小六：（咄咄逼人）我我我，你刚才不挺横的吗？现在怎么结巴上了？（电视剧《武林外传》）

⑭和平：啊，我给这孩子起的名字，咱老大叫圆圆，这就得叫方方啊！

贾志国：行，都跟几何图形干上了，明儿再拣一个来叫三角。（电视剧《我爱我家》）

⑮春喜好开会，常常在大食堂吃着饭就和大家开上会了。（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3.2 评论性的句法表现

评论与陈述相对。陈述是对主体行为的直接传达，目的在于叙事，具有[-主观][+过程][+时间]的特征；评论是对主体行为性质的讨论，具有[+主观][-过程][-时间]的特征。与叙事相比，评论性内容多是抽象的、泛时空的。表现在句法上，除了谓词的非直观性，还有宾论元的非个体性、状语的非描写性等特点。

3.2.1 宾论元的非个体性

“V上”宾论元常用于辅助确定性质或属性，而非指称具体事物，因此单指形式较少，无指、通指相对较多，如例⑯、⑰。无指、通指的共通之处是非个体性以及重内涵而不重外

延。有研究认为,名词成分的通指属性决定于:非事件性的谓语(即属性谓语)、一般性而非个体性的命题陈述。(刘丹青 2002, 张伯江 2005)其中,“非事件性谓语、一般性命题”涵盖了评论性结构。例如:

②⑥ “法式洋葱汤呢?”马丹问。小菲心想,她做上管家婆了。(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

②⑦ 参加公安工作不到两年,她就搞上了311这种货真价实的大案。(海岩《便衣警察》)

相比而言,“V开”评论性弱,其宾语指称类型就有所不同。我们对二者及物性动词宾论元(不含零形式)的指称类型进行了对比:“V上”单指类为34%、无指和通指类占66%;而“V开”单指类占到60%,无指和通指类为40%。比如下例“V开”的宾论元就是单指形式:

②⑧ 春平瞥了一眼他手中的《精神病学》:“怎么看开这个了?”(柯云路《夜与昼》)

而如果改用“V上”结构表达,典型形式则应该是:

②⑧' “怎么看上这种书了?”

3.2.2 状语的非描写性

细节越多,对事件的表达就越具体。描写性状语可以提供细节,使事件的表达具体化。“V上”带描写性状语只有13例,仅占5.2%。而“V开、V起来”则分别有115、143例,占39.1%和42.6%。例如:

②⑨ 听见没有,吧嗒一口菜,滋喱一口酒的这是又喝上了。(邹静之《夜宴》)

②⑩ 陈玉英笨手笨脚地切开了黄瓜丝。(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②⑪ 赵航宇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

其实“V上”带状语的情况并不少,248例中有221例带状语,占89%(而“V开、V起来”只有77%和59%带状语),只不过大多由情态副词充当,提供言者的主观态度信息,而非事件的细节。

这些句法特征传递出来的信息是:“V上”是对于事件的抽象表达,也就是低及物化表达。这可以解释“V上”背景信息表达的特点,也可以解释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如“V上”不能出现在“把”字句、“被”字句、受事主语句中(宋文辉 2007, 常娜 2015),其原因是结构的低及物性与这些句式高及物性之间的矛盾(Hopper & Thompson 1980, 张旺熹 2005, 张伯江 2009)。

张伯江(2005)认为,低及物性特征是日常对话的常态,语言是人们用以表达态度、传达情感的主要工具,而不是主要用来叙述事件的。叙述语体与对话语体存在着“过程性”和“评论性”的对立。张文的观点很好地帮助我们将“V上”的评论性与对话语体的语体倾向性联系起来。

四、“V上”的否定性

“V上”表现出极强的否定性,比如下文例②⑫、②⑬。否定性与意外性直接相关:意料中的行为通常符合预期,因而一般都是正向积极的,不会引发言者的负面情绪;而意外行为则常会因某些方面的不恰当性,招致言者的否定与不满。否定性是由意外性所引发的。①例如:

②⑫ 说你胖还就喘上了。(钱林森、廉声《大宋提刑官》)

① 杉村博文(2004)认为被动句的“负面事件”义是由“意外事件”扩张出来的一种引申义,证明“否定性”与“意外性”之间具有较为普遍的关联。

③他还立上什么遗嘱了，立了也没用！（海岩《舞者》）

前贤对否定性也多有论述，比如刘月华（1998）认为，“V上”“表达说话人对新出现的动作或状态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即认为该动作或状态是不值得肯定或不受欢迎的”。语料中202例明确体现出否定性，占81.5%。而其他三类的否定比例都要低得多：22%的“V开”、2%的“V起来”、6.6%的“开始V”具有否定性。

否定的常常是意外的，当然意外的并不必然是否定的，可以是无所谓好坏，甚至是意外之喜。语料中意外而非否定的有39例。例如：

④牛鲜花看了看众人，笑吟吟地说：“甯，大伙积极性很高啊，这就练上了？”（高满堂《北风那个吹》）

4.1 否定性与谓词的性质

“V上”的否定性无疑与谓词的性质和意义有一定的关联。根据语义内容和语义色彩，我们把202个谓词三分：（1）谓词本身带有贬义色彩，如“卖老、拍马屁、套近乎”等，共22例；（2）谓词表达负面行为状态，如“哭、骂、报复”等，共69例；（3）谓词本身不带有负面色彩，如“干活、玩、唱”等，共111例。

第一类谓词本身的贬义就可以体现言者的否定态度，否定性并不完全依赖结构。比如“搞破鞋、撒泼”在不同标记前都具有否定性。例如：

⑤史屯的人都笑嘻嘻地交头接耳，说铜脑和葡萄搞上破鞋了。（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⑥“他们的小孩儿是人，咱们的小孩儿不是人？”赵世芬放声撒开泼了。（柯云路《夜与昼》）

第二类谓词表达负面行为，但其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否定性。比较下面例⑦与⑧，“训上了”体现出言者不满，而“训开了”否定义并不明显。结构对于否定义的浮现起到决定作用。例如：

⑦建国他那个爹啊，在我们科里张张罗罗吆三喝四，后来干脆冲着我们护士长就训上了！（王海鸰《新结婚时代》）

⑧当入伍通知书发下来的时候，方玮的母亲才知道。她……指着方玮的鼻子就训开了：你个小没良心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就别想去当兵。（石钟山《大院子女》）

第三类谓词本身没有否定义，否定性同样由结构赋予。比如下面例⑨与⑩，其中听话人对抗性或辩解性反应也验证了对方的否定态度：

⑨（大嘴跟秀才抢桌子用）秀才：“嘿嘿，嘿嘿，来来来，我让给你。坐这儿，坐这儿。大嘴也用上书桌了！”大嘴：“照你的意思我只能用灶台是吧？”（电视剧《武林外传》）

⑩（曲筱绡等不及樊胜美，开始吃早饭）樊：你都吃上啦？

曲：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电视剧《欢乐颂》）

除了听话人的反应，共现情态副词（如上例的“也、都”）、上下文的负面评论性成分（如下例的“岂有此理、不知好歹”）也可以验证否定性的存在。例如：

⑪最近你们这个戏我也看了，怎么让你演上丑旦了？我看见演员有你名字，专门请秘书订了票，一看把我气死了，岂有此理！（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

⑫你看你看，我全心为你，你在这还气急败坏上了！你不知好歹呀！（电视剧《老公们的私房钱》）

另外，“V上”所在小句的语气类型非常集中，反问句及感叹句（如例⑪和⑨、⑫）在对话语体中比例高达80%。“V上”与反问、感叹语气相结合，表达强烈的否定义。^①

^① 有关“意外”与反问、感叹之间的紧密关联关系，可参看陈振宇、杜克华（2015）。

4.2 “V上”的言语功能

“V上”在对话中体现出三种主要言语功能：指斥、戏谑、叹惜，分别如下文的例④-⑥。在127例含否定性的对话语体用例中，三种功能分别出现43、49、35例。这三种言语功能都与否定性有关：“指斥”是对于对方行为的直接否定。根据否定性的强弱可分为：质疑、指责、斥责。“戏谑”是通过否定对方行为，达到开玩笑、讽刺、挖苦的目的。“叹惜”则是通过否定其行为，达到让对方纠偏的目的。根据纠偏目的性的强弱可分为：感慨、抱怨、劝说。例④-⑥的功能小类分别是斥责、开玩笑、感慨。例如：

④这句话惹恼了秀芹，她猛地站起来冲和尚喊道：“团长还没赶我走呢，你就赶上了？我又没找你来，要你多嘴？”（都梁《亮剑》）

⑤陈大妈：你，你们家和平，她，她她她她……

志国：您瞧您怎么开上拖拉机了，和平她怎么了？（电视剧《我爱我家》）

⑥你看你刚下火车怎么就忙上了。我来我来吧。（王宛平《金婚》）

相声语料中“V上”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其他类型语料，其原因就是相声特有的幽默诙谐的语言特点与“V上”的语用特点相符合：相声的幽默多来自于对人物负面行为的讽刺挖苦、对人物不当行为的针砭，所要达到的正是“戏谑”的目的。例如：

⑦（爱占便宜的人为避免买票，上电车后挤到里边）等车一开呀，他在里边喊上啦：“卖票的！我买四张！”……最可气的是吃完饭含漱口水。他是早不漱，晚不漱，多咱伙计把账单儿往桌上一放，他漱上口啦，嘴里含着水冲这三位比画：“嗯……嗯……嗯……”（相声《白吃猴儿》）

五、 结语

综上所述，“上”的起始义从结果义虚化而来。由结果义向时体义演变并不罕见，不过，结果通常被认为与完成相关。结果义向完成义的演化很常见也很容易理解（比如“了₁”），但向起始义的演化似乎不太好理解。

“V+结果”通常表达实现心理预期目标（张旺熹 1999）。当结果出现，预期目标达成时，人们对于事件的关注一般来说也就随之结束。这也是完成义形成的心理机制。而如果该结果是与预期目标相反，人们的关注点就会从结果是否实现，转移到该结果所带来的影响，即所引发的新状态。这时“V上”作为关键节点，既标志了前一状态的结束，同时也标志了后一状态的开始，为起始义的出现提供了可能。“V上”起始义的产生源于行为结果的意外性所引发的对后续状态的关注。在演变的过程中，“意外”义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表达新状态的意外之始，意外义使结构获得了评论性和否定性特点，从而又间接影响到结构的分布和句法特征。

参考文献：

- [1]常娜. 体貌义构式“V上了”研究[J]. 汉语学习, 2015, (3).
- [2]陈前瑞. 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 [3]陈振宇, 杜克华.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J]. 当代修辞学, 2015, (5).
- [4]郭锐. 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J]. 中国语文, 1993, (6).
- [5]刘丹青. 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J]. 中国语文, 2002, (5).

- [6]刘月华. 趋向补语通释[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998.
- [7]曲卫国. 论现在完成体的语用含义[J]. 外国语, 1994, (2).
- [8]杉村博文. 论现代汉语表“难事实现”的被动句[J]. 世界汉语教学, 1998, (4).
- [9]杉村博文. 汉语的被动概念[A]. 汉语被动表述问题研究新拓展[C].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0]宋文辉. 现代汉语动结式的认知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11]张伯江. 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J]. 语言科学, 2005, (6).
- [12]张伯江. 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13]张旺熹. 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 [14]张旺熹. 从句子的及物性看欧美学习者汉语“被”字句的偏误[A]. 对外汉语研究与评论[C].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 [15]左思民. 现代汉语的“体”概念[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2).
- [16]Hopper Paul J & Thompson, Sandra A.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J]. *Language*, 1980, (56).
- [17]Hopper, Paul J. Aspect Between Discourse and Grammar: an Introductory Essay for the Volume[C]. In Paul J. Hopper (ed.). *Tense-Aspect: Between Semantics & Pragmatics*[A].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2.
- [18]Vendler, Z. Verbs and Time[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7, (66). Also in Z. Vendler,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Unexpected: Pragmatic Meaning of Aspect Marker “*shang*” in “V *shang*”

GUO Xiao-li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Inceptive aspect can be expressed in a variety of ways in Mandarin, like “V *shang*, V *kai*, V *qilai*, *kaishi* V”,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inceptive markers in their pragmatic mean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V *shang*” and considers its core pragmatic meaning as “unexpected”, which endows the structure with commentaries and negative characteristics, thus indirectly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and syntactic feature of the structure.

Key words: “V *shang* (上)”; pragmatic meaning, unexpected, commentaries, negative